

馬來西亞華文教育



馬來西亞華文獨中百年校史專輯

華校纂修校史的传统与尊孔百年校史的
的整理工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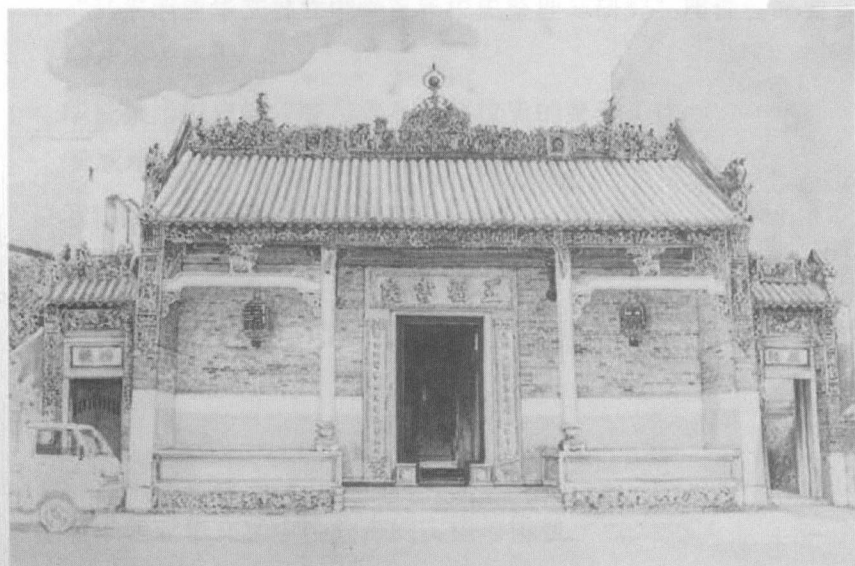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如何编纂育才百年校史

谈谈坤成校史编纂经验

9

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出版

馬來西亞華文教育



馬來西亞華文獨中百年校史專輯

華校纂修校史的传统与尊孔百年校史的
整理工作

我们如何编纂育才百年校史

谈谈坤成校史编纂经验

贈 閱

9

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出版

马来西亚华文独中百年校史专辑

- ✓ “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百年校史整理与研究”座谈会纪要 1
潘永杰 / 整理
- ✓ 华校纂修校史的传统与尊孔百年校史的整理工作 21
李亚遨
- ✓ 我们如何编纂育才百年校史 24
麦翔
- ✓ 谈谈坤成校史编纂经验 27
黄玉莹

一般论文

- ✓ 马来西亚华文独中性教育的实施与挑战 31
蔡福花
- ✓ 马来西亚华文独中联课活动的教育哲学基础 41
——以峇株华仁中学课室布置为例
简爱明、朴东飞

书评

- ✓ 半部南洋华人史——《南洋春秋》评介 53
詹敬仁

华教人物传略

- 胡子春 59
锺伟前
- 张弼士 67
徐威雄

华教史料文献

- ✓ 大山脚义学堂石碑 73
王增文 / 整理

目录

《1920年学校注册条例》	75
纪英人摧残教育始末	102
梁绍文	

华教数据

1973-2008年全国华文独立中学学生人数	109
1995-2008年全国华文独立中学初中一学生人数	110
2008年各州华文独立中学学生人数和初中一学生人数	111

华教大事记

2008年1月至6月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大事记	115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编后语	133
-----	-----

《马来西亚华文教育》稿约	134
--------------	-----

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百年校史整理与研究

座谈会大纲与提纲

1. “校史整理与研究”的意义与目的。

- 。配合百年校庆，出版特辑纪念。
- 。追本溯源、借古鉴今、昭示来者。
- 。鼓动校内外华教史研究，繁荣华教史之研究等

2. “校史整理与研究”的筹备与开展。

- 。筹委会组织与架构
- 。筹备期与进度
- 。主编与应参与者 等

3. “校史整理与研究”面对的主要问题。

- 。往昔之无需要与今之大有用（百年校庆需出特刊）
- 。主其事者难觅
- 。经费维艰
- 。校史贫乏 等

4. “校史整理与研究”的态度与原则。

- 。扬善隐恶？实事求是？
- 。上下求索？将就其事？等

5. “校史整理与研究”材料取得与应用。

- 。口述历史
- 。文献书籍（早期新马报刊、金石拓本、校刊与特辑、中外文献与学者研究论文等）
- 。文物与图片 等

6. “校史整理与研究”体例与断代。

- 。编辑体例（远略近详、系年、系事、人物传记、图文并茂、文献排比等）
- 。进程以华教史？校史发展？或长校者？为断代等

7. “校史整理与研究”的后续工作。

- 。成立校史馆、文史馆
- 。成立校史委员会，追踪校史整理与研究
- 。校刊增设校史研究讯息栏 等

马来西亚华文独中百年校史专辑

“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 百年校史整理与研究” 座谈会纪要

潘永杰* 整理

日期：2008年9月11日

时间：13.30pm-17.00pm

地点：加影董教总教育中心A座401会议室

出席代表：李亚遨（《尊孔百年校史》编委会委员）、麦翔（《育才百年》特刊编委会主任）、黄玉莹（《坤成百年校史汇编》编委会总主编）、徐华俊（吉华独中董事会总务）、王庆中（吉华校友会主席）、谭福海（吉华独中校长）、谢清发（江沙崇华独中代表）、廖亚佑（江沙崇华独中代表）、王吟欣（麻坡中化中学历史科教师）、孙秀燕（麻坡中化中学辅导主任）、胡苏安（金宝培元独中校长）、王增文（巴生中华独中校长）、陈健诚（巴生中华独中历史科教师）、黄华佐（巴生中华独中教师）、甘美莲（尊孔独中校史资料处）、莫顺生（《马来西亚华文教育》编委）、徐威雄（《马来西亚华文教育》编委）、曾庆方（董总出版局行政主任）、李丽珍（董总技职教育局代行政主任）、沈天奇（《马来西亚华文教育》编委）、徐秀梅（董总技职教育局助理）

主持人：锺伟前（董总资讯局行政主任）



座谈会主持人董总资讯局行政主任锺伟前

主持人：

首先，热烈欢迎8所独中代表、董总行政部的同仁和《马来西亚华文教育》编委们，出席今天的“马来西亚华文独中百年校史整理与研究”座谈会。今天召开这场座谈会的用意是让大家聚集一堂，对校史的整理与研究，进行交流与分享。

在座谈会正式开始前，我简单说明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缘由。各位桌上摆放着一本第8期的《马来西亚华文教育》半年刊，它是由董总资讯局主持的学术性刊物。顾名

* 潘永杰 董总资讯局研究员

思义,刊物内容涵盖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从小学、中学到高等教育,从理论、实践到课题等各种领域,包括考试、师资、课程、历史、数据等方面的学术性文章。从2004年起,目前已经出版了8期。最近,刊物第9期编委会召开了编辑会议,谈到从2006年尊孔学校举办百年校庆,并编纂百年校史特刊以来,育才学校和坤成女校也分别在2008年举办百年校庆。3校的百年校庆活动,又加上报纸陆续出现不少探讨华校史的文章,蔚成一股华校史整理与研究的风潮。所以,未来会有更多的华文独中进入百年历史征程。3所学校走过这样的历程,对其他未来要进入百年历史,办百年校庆,出版百年校史特刊的学校,它们的经验有参考借镜的作用。所以,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,让大家可以坐在一起谈一谈,也让曾经走过、整理过和出版过百年校史特刊的3所学校,分享、传承和交流经验。为此,以第9期的《马来西亚华文教育》作为一个平台可以出一个校史整理的专辑,召开座谈会,让大家总结、检讨和传承校史整理工作。另外,也会将今天座谈会的消息以报导的方式刊登在《华教导报》,更广泛地让华教同道和各界社会人士,了解学校百年校史整理与研究的近况。

再者,顺带要说明为何只邀请8所独中,而不是更多学校的理由,我们的考量是除了尊孔、育才和坤成3所独中,我们是以1912年前创校的学校为限,邀请其它5所独中。因为受限于场地、人数和会议时间,不能邀请更多的学校,不过无论如何,这次是一个开始,如果下次有机会,我们会再扩大邀请其它学校。

谈到华教史研究,目前还有太多的领域有待努力。虽然过去在宏观方面做了一些工作,出版了一些著作,不过在微观方面,许多地方尚要加倍努力着手建构。所以,我个人认为这次百年校史的整理与研究是一个契机,提供一个从微观着手又能配合宏观的方向,进而能够繁荣华教的研究,同时又能使学校的历史有清楚的了解。

此外,也希望透过这次的座谈会,让大家可以相互熟络,往后在编辑校史时,在资料搜集上,可以相互交换、交流和丰富,毕竟许多校史文献是相通的。

这次座谈会的议程,首先是邀请三所已经在编辑百年校史的学校代表,分享他们的编纂经验。复次,再请其余5所将要进行百年校史整理工作的学校,谈一谈他们的策划和想法。接下来休息5分钟后,进入交流讨论时间。为了不浪费大家的宝贵时间,我们现在就进入分享人发言时间,发言的顺序是先请李亚邀先生,接着是麦翔先生,最后是黄玉莹博士。

(李亚邀先生、麦翔先生和黄玉莹博士的发言,已另行专文刊登处理,故纪录从略。)

主持人:

我们现在按照创校年份的顺序,吉华(1911年)、崇华(1911年)、麻坡中华(1912年)、培元(1912年)和巴生中华(1912年)5校代表,轮流报告他们筹划编纂百年校史的准备工作的,先请吉华的代表发言。



吉华独中董事会总务徐华俊

徐华俊先生：

吉华百年校庆主要是由吉华校友会主导，包括6所学校，就是3所华小，2所改制中学和1所独中。至于校史编纂工作的架构，则先由各校成立专责小组，负责收集相关材料，至于材料搜集范围则包括校刊、剪报、图片等史料文献，历任董事、校长、教职员等学校人物名录和学校百年重大事件等。因为目前距离学校百年校庆，还不到2年8个月，我们要求各校史料搜集小组须在1年半前，将相关材料交给校史编委会，再由编委会负责整理和编写的工作。



江沙崇华独中与会代表谢清发

谢清发先生：

目前崇华在校史搜集的工作还未深入进行，不过校方保存了不少宝贵的史料，如历任董事和校长名录等，所以在史料内容上不至于太过空洞。崇华校庆是10月4日，所以目前距离百年校庆还有整整三年。至于筹划方面，包括崇华小学、改制中学和独中三校，并以校友会为主力。事实上，由校友会承担这份工作，可说是十分吃力，因为我们不论财力、人力和资源各方面都不足。不过，因为已经有尊孔、坤成和育才等校筹划百年校史的经验，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借鉴的机会。



麻坡中华独中与会代表王吟欣老师

王吟欣老师：

目前本校还没有成立百年校史编委会。不过我们内部已有初步的规划讨论。在内容方面主要分为校史、重大事件和人物专访等三大部份。在内容呈现方面，我们定下两个主轴，首先是陈述中化如何因应时代的变迁和外界的挑战；其次则彰显中化的办学精神。在编辑工作的方面，会公开征求和收集相关材料，如从校方保存的史料筛选，透过网络或校友回校日向校友征求材料，动员学生搜罗等。同时，我们会将搜集到的相关资料张贴在网页上。至于已搜集的资料如何保存，文物馆是未来可能考虑的方向。



金宝培元独中校长胡苏安

胡苏安校长：

培元目前还没有正式成立百年校史的编委员会，不过已经开始着想如何进行筹划。培元有1所小学，1所改制中学和独中，虽然3所学校合作联办百年校庆是最理想的，惟因为某些原因无法办到，所以百年校庆活动的工作将会由培元独中负责。在人力方面，可说是最麻烦的，学校教师要在平日教课之余，再拨出时间筹划百年校庆是十分有限的，所以必须依重外援的帮助，目前校方也正在物色适当的人选。在内容方面，则会以过去、现在和未来三部曲的方式来规划。至于具体的工作，则有待预期在年底成立的筹备委员会组成后，才会有更详细的讨论和任务分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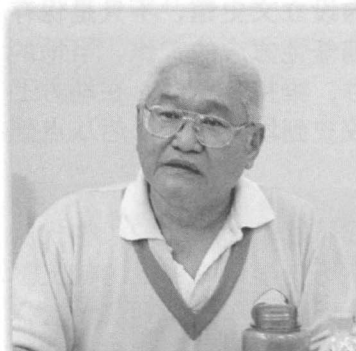


巴生中华独中校长王增文

王增文校长：

关于中华创办年份，就出现两种不同的说法。过去，学校董事会、家教协会都以1911年为中华创办年份，不过从我们目前保存下来年代最久的校刊，则记录1912年创校。所以，中华对百年校庆的庆祝年份，还有待商榷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无论如何，中华还是巴生地区具有近百年历史的学校。目前，有关百年校史汇编的工作，是刚起步，还非常笼统。稍早前，曾组团到尊孔独中交流，了解他们百年校史的工作。过后，大家就订立百年校庆的主题，就是「世纪弦歌，百年中华」，并以此向华教元老沈慕羽请字。同时，我们也在规划一座校史馆，目前已确定场所了。

至于校史编纂的部份，学校在90周年时，已经整理过了，所以，材料方面已经有一定的基础，会以此为基础充实更多的史料。最后，我请中华前校长陈健诚为大家补充说明。陈校长是南大历史系毕业，目前在中华担任历史科老师。



巴生中华独中与会代表陈健诚老师

陈健诚老师：

目前我们找到年代最久的校刊是在1948年。当时校长是黄至元，黄校长在1951年被吊死在校园。我们目前的校歌就是出自于他的手笔。其实，在1995年代我担任校长时，他还有后人在新加坡，可惜当时没有抓紧时机联络和拜访。过去，也有一些当年曾在中华任教，后来定居在中国的老师，远从中国回来返校探访。可惜当年没有意识到，没有从他们口中，探问中华的事迹。不然，这些人可以提供不少宝贵的材料。

编写校史，资料是最重要的，没有资料就没话可说，不能杜撰或道听途说的。所以，口述历史就有这样的危险性，访谈对象透露的内容，还需要多方印证，虽仅是一种补充而已，但是很宝贵。谈到文献史料，我知道董教总和新纪元藏有一批旧报纸，所以建议，在场的五校独中或更多的学校，都需要从旧报章搜罗有关的史料文献，过去都没有人做这样的工作，所以董总可以考虑统筹，聘请专人或动员新纪元学院的学生，从这批旧报章中搜集相关的华教剪报。经费方面，则考虑大家分摊。

谈到中华的校史，它和巴生的其它独中如光华、兴华、滨华等校，皆有历史渊源，如兴华发起人张联宗校长和几位老师，都是从中华过去的。同时学校和当地华人社团如福建会馆、广东会馆等关系密切。中华过去曾有过借用福建会馆和广东会馆上课的情况。可惜，它们之间的历史关系，到现在都说不清楚，很笼统，串连不起来。所以这些历史都需要找回来。另一方面，我们应有一个共识，就是庆祝百年校史，和当地社区有密切关系。因为如果没有社区的支持，一所学校是办不起来的。所以，校史就是地方史的一部份，在整理校史的过程，必然贯穿和兼顾社区的历史。甚至可以借此动员学生和家，带动整个社区一齐合作，建立社区的文物馆，这些都是未来可以规划的方向。

整理校史是非常专业的工作，有资料但没有解释的话，就只是资料而已。所以，有了资料还要由受过专业的史学训练的人，加以运用来解释过去，还原历史的真相，将华教先贤的奋斗过程很清楚的写下来。若未来条件允许的话，甚至学习育才独中一样，将编写的校史列入学校的正课里。目前的中学的历史课古今中外，上下五千年，学生对这些离他们时代遥远的事物，缺乏兴趣。反而校史、地方史的人和事，都是学生日常所接触到，若能纳入历史课内将有助于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兴趣，同时，除了讲授这些地方文史掌故外，也可以在课程内开拓如田野调查、口述历史、古迹勘察等内容，让学生了解历史研究也有生动的一面。

主持人：

在这个五校经验分享环节结束前，我对先前各位的发言做个小结。首先，这次座谈会只是一个开始，如果往后有机会的话，本局愿意再召开类似的座谈会，甚至可以扩大将1913年和1914年创校的学校请来分享交流。其次，诚如刚才谈到，校史整理不应该局限在学校的发展上，而是属地方史的研究。校园内设立文史馆，不只是保存学校的文史资料，更应纳入地方史。既然因为政府不重视编修地方志的工作，当地的学校可以扮演弥补的角色。我们知道，任何一间学校从倡办、维持及发展，在地方上皆是一件重大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在范畴上可以扩大，从校史到地方史，以后从点到线到面，繁荣整个华教史的研究。

再者，关于校史编委会的组成结构，我认为编委会的成员除了学校的三机构代表外，应该容纳更多当地的社团和学者专家等人员，尤其是有历史学训练背景的校友。最后，在编纂校史工作的方法上，根据个人过去负责编辑《董总50年》特刊的经验，建议编委会成立后，要先抓好进度表，在安排上要从何时出版付梓的日期往前推，而不是往后算，这样才能确保出版时间不会一拖再拖。另外，就是编辑方针要清楚确定

下来，如究竟要出版几册，内容上包含那些材料，必须先拟好一套编辑原则，以免意见太多，无所适从。

同时，谈到搜集旧报纸的材料，新国大的图书馆已陆续将《叻报》、《新国民日报》和《中兴日报》等星马旧报章上网。此外，国家图书馆及国家档案局藏有各类报纸，如《益群报》。除此之外，本局1981年开始做剪报的工作，保存了1980年代以后的报纸资料，所以各位在编辑校史时有需要的话，欢迎大家前来资讯局翻查。同样地，资讯局藏有一套1959年至80年的《南洋商报》，而新纪元学院则收有1959年至80年的《星州日报》和《中国报》。因为这批旧报纸时代已久，开始氧化，不堪多次翻阅，如果未来在座的五校，甚至其它学校，在编辑校史时需要利用这批旧报纸，建议可以统筹请人来翻阅搜集相关资料，拍照留存，无须各校各自派人来查阅，以避免人力浪费和旧报纸遭到拆毁。

陈健诚老师：

从大批旧报纸搜集史料的工作，董总应该带头做起。事实上，这样的工作，全国独中都应该去做，由董总开始做起，其它学校自然意识到其重要，也就会跟进。因为这些学校以后也会面对编辑校史，搜集史料的问题。同时，趁机会将讯息发布出去，让大家知道已经有人在做这样的工作，接下来大家要如何共同面对。另外，这样的工作，也需要成立一个单位进行统筹，董总可以考虑设立一个协调小组，协助各校进行这样的工作。

主持人：

我们开始进入讨论交流时间。首先，在派发给大家的讨论大纲中的第一项，“校史整理与研究的意义与目的”，刚才已经谈过了。我想校史整理与研究的意义和目的，不外是配合百年校庆，出版特辑纪念，追本溯源、借古鉴今、昭示来者以及鼓励校内外华教史研究，繁荣华教史之研究。另外，诚如大家所谈到，校史整理还可以借此突显学校在地方做为社区文教中心的意义。基于时间关系，各位，如果大家对提纲的第一项，没有异议和补充的话，我们就进入提纲的第二项内容，“校史整理与研究的筹备与开展”。



《尊孔百年校史》编委会委员李亚邀先生

李亚邀先生：

我想提出两个问题。首先，尊孔有3所学校，尊孔小学、尊孔国中和尊孔独中。3所学校原有合作的意愿，不过后来谈不成，就各自分别做。尊孔小学和尊孔国中也弄出它们的校史特刊，而且尊孔国中的校史特刊还编得蛮不错的。所以，学校在编辑校史时，会涉及不同的学校，同一名字的学校下会有小学、国中和独中，这些不同的学校要合作编校史，还是各自分别做，大家就要谈好。

另外，我认为，如巴生中华中学，可以考虑和巴生其余三所独中一齐合作编辑。一方面，巴生四校独中，历史上皆有渊源，另一方面独中规模有大中小型之别，要考虑到各校的人力物力财力情况不同。所以，大家合作，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当然，以巴生四校为例，虽然不是四校皆有百年历史，不过我反倒觉得这不是重点，校史整理的工作，不一定要等百年校庆才开始动手做，事实上现在就可以着手，例如，宽柔中学就没有等百年校庆就已经开始做了。总而言之，我认为学校在从事编辑校史的工作，不管在各校合作和时间上，皆可以灵活处理。

主持人：

这次座谈会是以独中百年学校为主轴，本地已经有不少华文小学超过百年了。刚才，谈到学校间的合作问题，同一区域性的学校，如巴生四所独中可以合作。在如何统筹协调各校的工作上，我建议在第一阶段，各所要庆祝百年历史的学校可以先成立筹委会，尔后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召集各校筹委会代表，商讨相关的协调统筹作业，譬如考虑共同出资聘请专人翻阅旧报纸等工作。

陈健诚老师：

编写校史牵涉到专业的问题。要具有史学、史才和史德的人才能够胜任。所以我们需要探索出一套编纂校史的架构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首先，编校史需要资料，资料从那方面来。我们可以想到的，如董事会会议记录、学校的行政会议记录、校内剪报、校刊等资料有没有收齐。其次，就是解释史料的人，他怎样讲解这些史料文献。也许可以考虑罗列出编纂校史的原则和指南，譬如怎样找史料，怎么做口述历史，甚至找学者一齐研讨拟定出来，做为以后各校编纂校史的参考和指南。

编纂校史不能像编辑校刊一般，随便马虎撰写二三页大事记就了事。校史必须是可靠、可信的，资料出处都要详加考订查实的。另外，本地华校的变迁和中国近代史发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，如何将这层关系透过史料勾勒出来，都是需要有宏观和专业知识的人来做的。

主持人：

诚如我刚才谈到的，校史编委会成员组成，除了董事会、家教协会和校友会学校三机构外，可以考虑扩大纳入当地的社团人士和学者专家。各位对这样的建议，有何看法？

陈建诚老师：

如果能够纳入包容更多的成员，当然最好。不过，有时候在操作上会有困难，所以必须要有人扮演主导的角色。如尊孔独中在校史整理工作开先河，登高一呼，别人看到就会跟上。如果要等到所有条件形成才做，那是相当困难的。以巴生中华为例，

以中华为校名的学校就有小学、国中和独中，从历史渊源可以延伸到巴生其余三所独中，光华、兴华和滨华。如果再扩大也要包括福建会馆和广东会馆，甚至永春会馆和黄氏登进家族会等地方社团。所以，学校校史编委会如果要扩大容纳成员，这些和学校有关连的社团都可能要纳入了。



麦翔先生：

我想谈一谈育才独中的情况。育才校史的编写工作是由育才独中独力承担。这并非育才独中所乐见，而是被迫的，因为在筹备的过程中，董事部没有财力支付校外专业人员，而校内对历史研究有兴趣的人才寥寥可数，说来有点凄凉。

要独力从事校史编纂工作，拥有一组工作团队非常重要。三个人做工，一定会较一人单打独斗，做出的成绩来得好。一个人工作，在能力和时间上皆有限，多人同心协力的话，工作效率必然倍增。当然，这还有一个前提，就是工作团队的成员，要发挥合作精神，不然效果会打折扣，三个人可能与一个人无多大差别。至于，要如何合作协调，我想各校有各校的情况，各人又有各人的处理方式，视情况而定。我在这里，只是把育才的经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

育才是从育才小学做为母体孕育发展，随后陆续有初中和高中，到了1940年代更开办了师范班，形成完整的中学教育体系。战后，就分为国中和独中，原来育才的校址继续供国中使用，独中则迁校到九洞。当要庆祝百年校庆时，国中方面因为计划筹款8百万令吉增建新校舍，藉建校百年周年为募款活动造势，所以十分乐意和我们接触。另一方面，独中方面也需要筹募1千万令吉的建校发展基金，为了避免双方同时进行筹款活动，造成募款不易的情况发生，经双方沟通商讨后，国中方面愿意配合放慢筹款活动的脚步。

同时，在编纂校史的内容方面，我们坚持以独中为主，在这一点上绝不能够妥协放弃。因为，目前有一批人在宣传国中是华文中学，这是模糊视线的说法，会影响到独中的招生与未来的发展。对我们来说，独中是母语学校，国中是巫文单元教育，必须清楚划分开来。这点非常重要，避免外界误解以为国中和独中一样是华校，影响到独中的招生。所以，在编纂育才校史时，我坚拒育才国中将其创校年份列为1908年，认为国中的校史只能从1963年接受改制以后算起。我十分强调这一点，因为国中是从单元主义教育体系硬生插进来的，不是我们华文教育体系家庭成员的一份子。

育才从战前开始，中小学是一体，这是育才校史最突显的地方，虽然从小学发展起来，但中学是主体，小学是附设，中小学在一个董事部统辖之下，中学校长即为小学校长，小学教务设小学部主任，直接向中学校长负责。所以，基于这样的历史事

实，我们有理由坚持，育才的校史是育才独中的历史，育才独中是育才历史的载体。

另外，刚才谈到统筹翻阅旧报纸和到国家档案局找资料的工作，我觉得十分必要，非常乐观其成，更愿意参与。因为在编纂校史的过程，透过董总资讯局找到的剪报和档案局的资料，帮助非常大。有些剪报虽然只有短短数行字，却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历史事件发展过程的背景。历史材料的搜集是无止尽的工作。虽然育才编辑百年校史的工作已经付梓出版，不表示校史整理的工作就已经完成了，不用再努力，我们还是觉得不够，希望能够挖掘出更多的史料。



《坤成百年校史汇编》编委会
总主编黄玉莹

黄玉莹博士：

我谈一谈坤成的情况。坤成开始时，百年校史编委会成员都是由校内老师担任。在我看来，这会生产很大的问题，就是编纂校史的工作不应该交由校内老师独力承担。校方不能因为某人在学校教历史的，就将编纂的工作指定交由他负责。我们必须考虑到，一方面大学历史系毕业的，不意味具备独立从事历史研究的能力，能够胜任校史整理的工作。另一方面，校内老师平日工作量就很大，这样只会让他们疲于奔命。所以，坤成校史编纂工作进度面对困难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校方才找我接下编纂的工作。

因此，从坤成的经验，我认为校友会应该加入参与校史编纂的工作。何况，愿意热心帮助的校友，都会是对整理校史工作有兴趣的人。

李亚遨先生：

我认为编委会成员结构扩大纳入不是问题，关键在于要找对人，找的人必须要有编辑经验和具备搜集挖掘史料的能力，这样才对编纂校史的工作有帮助。我曾经参与尊孔和坤成两校百年校史编纂的工作，想谈一谈自身的经验。尊孔是财力较弱的学校，不过掌校的吴建成校长十分热心，尊孔开始时，也是打算只找校内老师和校友负责编纂的工作，不过后来发现单依靠这两方面的人力，工作不容易开展。所以，找像我这样的非校友帮助，因为我和吴校长是老同学，有这样的关系，他就拉我帮助。人手多就可以分工合作，每个人的工作量降低了，就较容易完成。在尊孔，参与编纂校史的工作是义务性质，是为了帮助朋友，所以没有任何薪资，只是编辑工作完成付梓出版后，会给一封红包当答谢。在坤成编纂校史则不同，校方会每个月发一笔薪酬。所以，我常开玩笑说，在尊孔是自愿军，没有拿钱的，而坤成就是当雇佣军，是拿钱做事的。总括来说，我认为，编委会组成成员，是不是校友不重要，不管白猫黑猫，会捉老鼠的才是好猫。重要的是找到懂得从事历史编纂和撰写的人加入编委会，这样工作才会事半功倍。

主持人：

刚才麦翔先生谈到国中的校史只能从1963年接受改制以后算起的学校正统问题，在我看来，正统与否是一个复杂问题。改制中学虽然是从1963年开始，但从历史上来看，它也不是在1963年忽然出现的。育才是我的母校，在情感上我能够理解这样的心情。在这一点上，我认为应该求同存异。在原则上，如果能够合作当然最好，不能也无须勉强，更不用相互攻击。此外，谈到编委会成员的组成结构，不管什么身份，重要的是适得其人。尤其是，校方不应也不能将学校老师当成理所当然的校史编辑者。早前，有坤成老师前来资讯局找资料编辑校史时，我就询问他们，平时还要授课吗？当他们回答还要授课，我就担心起来。姑且不说是否有能力、合适，如果学校老师被委派负责编辑校史，他们授课时间必须要减到最低，这样他们才有时间和精力，从事校史编辑的工作。

李亚邀先生：

关于正统的问题，我认为独中当然坚持不能从1960年代开始，这是一个原则。至于国中究竟是从1960年代开始，还是更早，我倒觉得并非关键，重要的反而是国中编辑校史的内容。以尊孔国中编辑的校史，就辟有一章，〈浓浓的怀念林连玉老师〉，我看到这一章也吓了一跳，这也看出负责尊孔国中编辑校史的人是有一定的立场。

麦翔先生：

我想分享在编辑育才校史时，是如何处理学校创校年代的问题。在育才的百年校史特刊里，包括独中、国中和小学三校的历史，不过在处理上，独中和小学是以1908年为创校年份，构成一个整体；而国中则以1963年开始算起。过去，独中和小学是同属一个董事会，但是1950年代，独中和小学的董事会就开始分家。既使如此，目前育才小学还保有华校的特色，然而国中则不是。

当然严格来说，育才是1924年才开办初中部，1940年则创办高中部。但一个学校同一个人一样，断不可能不说孩提时代，只从中年说起。至于国中则情况完全不同，它是消灭华校的另一种体系的教育，它是从中间阶段诞生的，是无根的。在编写校史时，我毫不含糊特别注明，育才国中的出现是国阵政府在1963年为了推行单元教育体系，企图消灭华校而横插进来的。在这个课题上，我愿意和持不同意见的人展开辩论，因为在这样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，不应该含糊其辞。

主持人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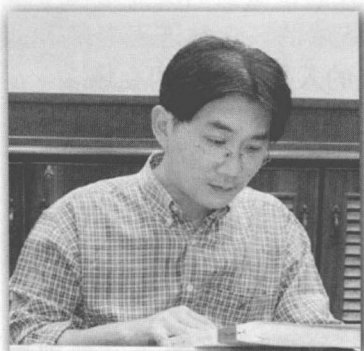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大家没有其它意见的话，这个环节的讨论部份，就到这里结束。接着，我们进入下一个讨论环节，就是有关校史整理与研究所面对的问题，如主其事者难觅、经费有限、相关史料阙如等。大家在这方面有意见的话，请各位发言。

麦翔先生：

在编纂校史的过程，因为掌握到的书写文献不足，惟有透过老校友、退休老师、董事和社会人士等访谈以期获得有用的材料。不过，往往在访谈过程，遇到和自己原先设想会取得若干材料的愿意，背道而驰。譬如访谈一些人以后，才发现他没有什么材料可以提供，可是访谈的内容，要不要刊登在校史特刊，颇费周章。若选择不刊登的话，恐怕会得罪人，但若刊登出来，则不适合。经过这样的折腾后，我会建议大家去找相关人士访谈前，必须做好事前的准备功夫，尽量打听清楚访谈对象的经历和底细，了解清楚他到底能够提供怎样的材料。

黄玉莹博士：

我们也面对到刚才麦翔先生所谈的问题。校方有时候会基于某些原因，指定某人必须访谈，或者，有的人过于热心，一意给你安排他们认为“你应该”访问的对象，可是我们也知道，有的人其实无法提供我们希望得到的资料，所以在取舍之间，十分为难。所以，我同意麦翔先生的看法，访谈前，最好先打听清楚对方的情况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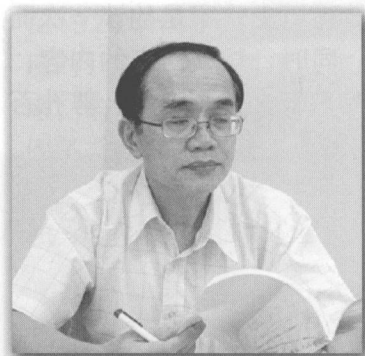
《马来西亚华文教育》编委
徐威雄

徐威雄博士：

谈到口述历史访谈，访谈以后的内容取舍，要不要引用，怎样引用，按照一般学术的惯例，并没有义务要求访谈到的内容一定要加以引用。撇开颜面和外在因素考量不论，就学术规范而言，只要整理的人觉得访谈内容，只是重复一些无谓的内容，整理者完全可以不加以引用。另外，在某些特殊的事件上，当事人又是非常关键，虽然他的说词会和校方立场有冲突、我们也不会认同，甚至与大多数人的认知和观念有很大的距离，不过从史学的立场，因为他是事件关键的参与者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跟他进行访谈。如果为了避免他的片面之词有误导性，为公平起见，可以找另外一位和他的立场和看法不同的重要事件参与者现身说法，做为平衡，让正反的立场并呈。

陈健诚老师：

我也是认为不同的意见，应该保存下来。口述历史是做为史料整理和搜集的来源，所以，将正反不同立场的意见都保留起来，以便后来者能够根据这些史料来解释和说明。其实，同一事件往往有不同的说法和意见是正常的，譬如五一三事件，官方和民间也存在不同的说法。另外，口述历史的一些原则也要把握清楚，例如访谈内容的原稿要保存下来，即使不会发表，也要有类似史料馆保留这些档案，以供后人翻阅查考。同时，这些访谈原稿也要给访谈对象签名认可，不然采访者可以随意加油添醋篡改历史。所以，口述历史要做到有可信度的话，这些原则都要注意。



吉华独中校长谭福海

谭福海校长：

我对口述历史的可靠性，有所存疑。刚才翻阅一些学校的百年校史特刊，都是以校友回忆的方式呈现，而不是口述历史。校友回忆就会要求比较松宽，不同于口述历史所要求的严谨性相提并论。在我看来，校友根据自身的个人经验和记忆，发表一些回忆和看法，当作史学来处理，在这一点我个人是存疑的。所以，校友访谈的内容，只能视为个人的回忆，做为反映当时面貌的参考，不能当成史实。

主持人：

口述历史、口述摘要和回忆录是不同史料整理的方法。口述历史不代表是史实，它仅是做为口述的补充历史材料。事实上，学术界对口述历史早已有一套严谨的操作程序，就是访员在进行口述历史前，除了对这套操作程序了然于胸外，同时必须对相关的材料有一定的掌握，也就是说访员访谈的提纲没有准备、没有对相关材料做研究，是不能冒然进行口述历史，这样是无法和访谈对象深入地访谈，对访谈对象的说法也无法查实考订。

所以，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，是不能随意做口述历史。因为在对某一位人物进行口述历史前，对访谈对象的历史背景、他所处的时代背景、访谈提纲都要详细拟好和研究，所以进行口述历史前的研究和准备是非常重要的，而对口述历史过后的整理也有一套后续处理程序。对口述历史材料的处理，可以只是材料保存，不一定目前可以用得上，可以是一般的处理，或者是专门的处理，这些在口述历史都有严格的处理方法。所以口述历史、口述记载和回忆录是截然不同的载体，这是有必要区分清楚。

过去几年，资讯局在进行“华教口述历史计划”，所以我们累积了一些经验，虽然不敢说在国内走在最前沿，不过无论如何是做了一些工作了，所以如果未来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可以办一场口述历史的座谈会，分享我们这几年从事口述历史的经验。

李亚邀先生：

刚才主持人谈到，要从事口述历史前必须要先对访谈对象的背景做过一番研究和了解，关于这一点我是认同的。不过，我们的访谈对象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经历生老病死，记忆也会衰退。时间是不等人，很多时候若要等到我们弄清楚相关材料后，要访谈的人已经去世了。所以，我认为目前口述历史的工作已经是刻不容缓了，当然我们也要对口述历史有正确的认识。

尊孔百年校史特刊，在口述历史部份，我觉得是做得较好的。虽然在这个部份，